



小龍門記



宋徐無黨

嘗登香山寺以望龍門伊川之處而愛其奇秀以為
陽雖山川可佳而無如此也有澗池小吏自其旁為子言
邑中亦有此曰小龍門也以人蹟之不可到故無聞焉予
後因吏事至洪河滑初緣崖下閒躡棧閣得小徑下入澗
澗中行而兩岸皆石壁峭立行約五十里望見兩山裂罅
可百餘步勢皆欹崮而水聲激激流其中有怪石甚詭異

在澗中其一自上而下瞰若將急垂手援之然而沃皆可
駭予曰此豈非所謂小龍門耶因憩息於其下而旁有一
室可容百數十人而其他洞穴處處亦有之若所謂佛龕
者皆可愛其土沃壤宜桑棗有野人十餘家悉引渠激源
水為磴問其人之姓氏與其年幾許皆不能道也又問今
何時云亦不能知也然予嘗聞昔之有獨行君子其為人
涉世尚俗步好扶攜其妻子與俱入山林長謝而不顧者
惟恐人蹟之可及故雖遠而不憚雖深而不厭也今造澗
之道皆束在兩山間其崖下處非棧閣不能通行百餘里

凡為湖東西者涉七十有二云則是人之蹟已邈而不可
及也已然小龍門之處獨可居而有民家長子孫不知其
歲之多少與世之誰何豈非昔之疾世汚俗長謝而不顧
者之徒乎予入石室中上絕頂欲深求古碑文而可攷者
不可得也因自書其所為文而命曾惠僊者鐫於石而藏
於兩巖之洞穴間且以記予之偶來尋得其處而又以傳
後之隱君子欲訪求於此地而居者之人也 舊志

禹王廟興國觀重修碑記

姚寅王

詳夫剛柔始闢形象斯分用橐籥於無窮功成萬化信

鈞之有則知遠一同鼓之以雷霆運之以日月陰陽乃春
天地構精緻品物之咸亨育生靈於一貫次以寒暑並以
四時其真化出自然非知識之可及不知所以但享其功
者蓋神明之德也至若駢驚駕鶴顯真跡於瀛洲玉牒
繩表皇王之封禪薦敬入楊泉之論報功稱許慎之
直聽明德昭徃古禍淫福善事必依人惟神承帝聖天
律身度不邇聲色不矜功能菲食惡衣而致動於溝瀆
宮闈室而盡力於舟車足胼手胝披霜冒雨當懷山裏

之際處艱食之時東山載以取宜頓九

刊不急昏墊悉寧三事叙而五服章六府修而九功備萬
邦作又承盡美盡善之名四海削平成可大可久之業故
得付之大寶賜以元圭生有其靈沒歆其祀王之行廟及
宅於茲美乎勢鎮崇高地當爽塏前臨翠巘後控長崗嘉
樹羅烟頻稱庾公之望修篁帶雨恍披摩詰之圖祀典契
於丹誠報應真如影響乃其廟日月既久年代浸遙垣墉
既穴於鼠牙庭檻空深於鳥跡鴛鴦瓦墜因傷宋王之風
蟬蛛梁摧為怯幼卿之雨苔封土砌草鏤堦痕蟪蛄每戲
於冠裳樵豎竟歌於蹲簋如非特力難議修崇有邑人張

延義等並乃秀茂芝蘭清同水雪抱濟物敷柔之行懷謙
恭積善之名覩廟貌以彫殘遂共謀於建創於開寶八年
歲次己亥三月癸酉朔三十日壬寅起立大殿四間是乃
求公輸之敏乎放大麓以搜材構營妙盡於元功撲斲巧
窮於神力事既畢矣如翬所飛人皆悅之若子趨事相次
裝塑尊容兼畫兩壁陪從莫不光華間錯丹彩明眸臨軒
增謹敬之威禱禴益端莊之色崇堂起霧危閣棲雲土木
備丹蒸之華墉字具磨鈎之飾牲牲星列蘋蘩亦可奠其
誠俎豆緹羅筐筥亦可盡其敬神明享德泰稷非馨灌玉

酬金徒彰聞於往日蘭湯贊酒且餘饗於今時足可福助
一方祈豐四序更慮寒暑來往陵谷變更遂刊貞珉以記
盛事如賓王名漸謝風價味荀龍雖每囑於愚鈔猶未醉
乎壯志偶承嘉命敢不直書 採訪金石

濟民渡河神祠記

元鄭 禮

夫濟民古渡肇自前金前臨翠岳後枕黃流東連黛嶺之
奉西踞金陵之澗中有神妃聖后護國夫人之祠為秦晉
之喉衿通往來之津要凡遇巡捕邊防無不經由乎此兵
革之後南村故立渡口末顏相公南村置司分治中京行

院事內族都統蕭察副統提調此渡速及元朝擬定甲午
年間行京西省事馬行省改南村為利津縣遷達魯花赤
察罕縣尹趙亨管領濟民渡口在後萃罷利津縣姬祐充
濟民渡機察戊戌年懷孟路拘收本渡船隻歸孟津設涉
已百年為張彬等元係濟民官渡船戶承奉上司差遣彬
等三十餘人接運修蓋中漕倉廩棧木癸丑年復奉上司
奏如彬等不避艱險放運之勞將稅賦雜役蠲免自後復
達南京崇德把水渡監造戰船七十餘隻放運供給至元

二年

船棹杆木植四萬三千餘數前韶州進魯花赤暗普
上司文字令本路入戶俱入南村山林採斫造船木植
等放運至元七年接運陝州造船松木至元十一年放運
回回砲梢至元十五年張彬史珪王甫等為條前金古渡
告蒙中書省劄付依舊跡設立濟民古渡里人王甫暨正
官麟等伏念既為本渡船戶居民理當報本歲時致祭於
河神之祠奈因廟宇歲久荒廢無以瞻仰至元甲午命匠
營造不日成之元貞乙未王官麟茹榮繪塑聖像延祐戊
午茹榮史王勳力興工復增修廟貌彩畫神容煥然一新

落成之後不遠百里乞予文之將以刊諸貞珉以告來者
三辭不免姑述為記云採訪金石

天壇重修北極紫微大帝廟記

薛

元

河東

韶城東北十餘里有聚落曰天壇天壇有古廟曰北極紫
微大帝歷漢唐至于今日殿宇則摧頽矣聖像則剝落矣
三務比監楊義信因而過之見其頹藉太甚四顧愀然而
長歎曰澗水騰波而臨于前鳳山張翼而負于後左右敞
豁斯非一郡之壯觀也耶而况帝乃天之樞為衆星之所
拱矧伊人矣可不為之增修可不為之加飾於是與父議

及諸昆弟諸昆弟皆親而從之同心勦力節次費白金三百餘星以其舊址卑下難厭人望頗遷次北三丈許取其地勢崇高氣象森聳使往來者易為之瞻仰耳簷楹燦然袞冕赫然前後六年蕪雀有新成之賀鄉閭士庶亦有所資欲文諸石託友人駱君寶蘇君玉以禮來求僕在桑榆之境情於文筆然而健忘之勤苦嘉二妙之駉馳劬劬乎勉為之記云採訪塗雨

重修昭濟侯獻殿舞亭記

雷 豫 敘

韶峯之巔有雷公昭濟侯廟廟南古有獻殿僅餘故基五

里川社長茹義成重構殿亭以備拜享既而落成欲紀于
石命子茹春介邑士上官輔之款余為記豫謝不敏衆會
曰子於邑師席有年每祈於神躬詣祠澤者屢矣調而書
之不若見而書之者為審無以為辭豫曰豫居邇十八年
莫知雷公之因名正則言順可得聞乎衆曰考其所由末
詳何代世傳情泰之朝因濟雒都旱勅封曰昭濟侯侯之
德澤以福是邠亦已久矣予曰茲廼封候之迹非名也豫
聞多知曰雷乃天地二氣相和陰陽相擊而成也故神為
天地之子漢先武建武九年封為晉伯余嘗涉諸典莫能

唯易經八卦以震為雷雷之為道司天地之威刑為萬物
之摠帥主發泄乎陰陽以是推之自有天地然後有日月
有日月然後有雷雨各從其類觀乎彖辭雷雨之動滿盈
天地解而雷雨作其義然耳謂如嘗歲自仲春發聲之始
當萌生起蟄之仁鼓滋稼粒民之德及風雨沛行之際凡
爾羣黎未有下聞乎威靈也旱而致禱每施霈澤風雨雪
電威益赫然世稱曰雷公曷其然乎衆皆曰唯予憶大德
五年春夏不雨邑尹馬徵仕齋沐詣祠冒暑懇祝即夕雲
霧山麓甘澍普霑余輩信宿廊下俟雨移雲從尹步躡之

岑技峽門崖并流穿洞方造靈潭悚臨潭側兩崖相拱上
徹雲霄下涵淵水湛碧黝然信為神龍幽潛之窟也乃卜
求勺水冒雨還邑雩祭三日余復偕道送水及山霖雨又
傾若非馬尹禱之精誠曷能感溟之昭應若此迅速也耶
近歲邑簿趙將仕貳政之初終最苦旱公親備牲牢祭祠
下不愆三日膏澤下民自是每逢暵旱屢請弗違欽哉我
侯居疊嶂邃谷間其能滋苗沃旱易餘為豐特嚔吸之頃
度其神功莫測與天地司其雨澤胡敢妄祈而瀆藝者乎
神之靈應若此莫可何而縷數也簿乃崇其昭應于正

之左新建三官聖堂齋厨之室凡為祈禱首自天地禱及
神禱循理于順妥侯以寧神儀侍容罔不畢備繼而旨羹
下花飲崇靈貺孚惠羣黎亦迪虔誠繪圖雙壁意諸公之
志敬仰于神果其誠乎余因拜享祠下觀其殿亭雖然壯
嚴詰問如公一里人也方其經營僦工募役運水登山不
揮心力衆資勿敷唯於家給汚境之人若公者難矣自余
而後俾四方祈禱之人登斯殿亭挹峭函之風景極迭巖
之雲煙廟貌恢宏畫圖天供誠汚境之甲觀也神人寧安
胥樂于心乎衆皆曰善豫曰然則請書此而為之記

採誌
金石

重修雲光洞記

任守冲

夫雲光洞者張郭二隱士棲身處也王公先生已休危境
幸脫凶年能保命以全身乃辭官而入道有同伴道
公者草鞋竹杖徧歷溪山雨笠煙簑恣游林麓性若孤
之出岫情如野鶴以辭巢憇則枕石激流行別穿雲
偶臨茲地見其碧山明秀綠水凝輝三徑飽風煙千
松竹迎顧而景迷醉眼迴觀而清滿吟懷其山水之中
然一洞銘曰雲光王公與黎公乃共居于是焉既
安脚
鏡心遂乃興工展土重修聖宇蓋立雲堂塑粧玉陽真人

購買常住田產遂將前項因緣命工刊石為誌伏望煙霞
上士雲水閑人降跡相因叶力住持者採訪金石

創建曹月川詞記

明孟化鯉光祿正

月川曹先生倡聖學於永宣之際澠池其故里也而祠僅
一楹石侯顧瞻嘆曰湫隘若此非有司者責乎會按臺侍
御陳公移檄拓大於是卜地東郊中創三楹繪塑以像周
繚以垣規制畧備矣將復修翼室而侯且有留都之擢乃
以前田侯得請於按臺三十二金封識官庫侯相繼者完
所未備而潤色之而前後則皆侯捐俸以成用意亦良殷

矣於是偕學博諸生過新安以狀屬予為記惟先生之生也家邦胥化悅服於霍蒲人士方嶽重臣之禮敬之也不敢遇以屬察其沒也或曰百代真儒或曰本朝理學冠冕迄今二百年君子淑其緒小人頌其休而疏請從祀爭刻遺書廣其傳者踵相望也豈先生有求於天下後世之人天下後世之人有私於先生哉蓋先生崛起兵戈擾攘之餘首取六經八子書深繹而實踐之而聖學賴之以倡夫學惟實也故愈久愈充愈久愈充故實學愈重於天下而世之推尊先生也愈遠而愈益勝且難因之作凡登降堂

隋者能無有感而興起乎此又侯與侍御風厲後學意也
寧獨以崇前賢而愚因是竊有慨者三孔孟演虞廷之傳
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積義之
學之宗者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恐不免義襲冥行惡觀
先生以太極為立本而求至乎聖人之道以參天地惟此
心而謂心非血氣兩言者濂洛遺旨也乃或但稱實學而
不察其宗徒據門人諸纂為騭評而不究聖門之所以評
人物也要亦未為定論聖門四科必首德行顏不違仁尚
矣其次若閔若冉孝敬自足取信至伯牛獨以疾見惜而

齊魯論語六經舉無片言隻行可考乃儼然廟庭七十子
且多讓而坐下此何以說也先生念念實學孝敬尤入欽
服令得聖人而事之當居德行之科又况敷政作人博貫
編削視無可攷見者稍殊如謂彼為夫子所取則先生天
下深服篤信誠非阿私所好者而從祀尚格其請吾又慨
議禮家叅對盈庭國是卒無從定也叔季道微即一節義
一孝廉之褒表每視豐約為幽明者則亦不語有氣力者
為之推挽先生祀典坐是濡遲未見錄粹謂是於先生
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能無慨乎愚也感學政之衰

嘉侍御兩侯斯舉又先生久而益彰而後之有感而興者宜益信此學之必貴務實也特為記之且以俟議禮者攷焉侍御名登雲唐山人孟雲浦集

拙集記

薛 垣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本競驚者非私智無所為尚由是巧偽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羣巧并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君表正世家河南澠池自少讀書已有求道之志遂即闕洛之上而

慕瀟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之意以自勉也其後君名薦書典郡經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春君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頽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汨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避錢而拙於事宜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為終身安宅也舞智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異測端何所辨敏僕捷而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益自嬰其禍又豈可以一朝安

哉今曹君慕元公之子以拙名其室亦可謂能辨所處而

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日儻獲登吾之巢尚當關混沌
以廣君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君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
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為何物也
是為記 薛文清集

熊耳山遊記

唐 樞

通池縣南四十里平岡巒巒連遞旋盤中忽發突具雄廣
並峙如熊之耳然地名之坡介陝州宜陽永寧通池之間
當嵩華行脉羣椒攢擁二山獨窿空相寺在西耳達摩
示寂處僧凡三四百餘有勇藝少林勇藝崩數空相于少

林合宗由是出碣石瀾，以石古嶠陵鎮。名山記遊

董公祠碑記

三之部

劉項舉義兵誅無道秦，共立義帝。以從人望，義帝牧羊子也。驟立諸侯王之上，即能自制命。三年無失德，亦非常人。項羽嫉帝，密令九江王布弑之。江中夫既以共立為帝矣，羽可得而弑之乎？慨自周道下衰，冠履倒置，秦以峻法繩下，互若仇讐。君臣之義不明久矣。故羽雖弑帝，叛逆之惡未明，征討之師弗興。即沛公招聚羣策，但以智力相用，庸知大義哉！自董公之說數語，直名羽為叛賊，之賊于是

羽罪已著數百年汶汶之綱常昭揭于天下三河之士響
應奮擊羽卒敗滅竇董公一言之力也愚謂董公之說當
與夷齊叩馬同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董公洛陽新城人
義昌舊有祠歲久傾圮往撫院鍾公按鹺關中過此捐俸
重新且留詩以訓守考奈驛丞受命無何轉官去太學生
毛君萬鵬不忍盛典之湮也從旁捐貲代為竣事問言于
余余惟鍾公飭教明倫卓然一代儒宗表章董公正以明
萬世君臣之義為臣民者入廟興思誦言知做一念忠義
真心當耿耿自奮而亂臣賊子必縮首汗顏矣其所關係

詎淺鮮哉鍾公詩謹勒于左毛君素慕義者累造橋梁行
方便事為叙其始末以記歲月云採訪金石

天壇觀元帝廟記

張信民

吾邑艮隅二十里許天壇觀其來舊矣觀在層巒疊嶂間
為韶峯左輔古栢成林蒼蒼鬱鬱稱名勝云其中廟貌鱗
集類宏敞壯麗修創不同時各有碑記狀元帝雖經有廟
然湫隘不足供祀事道人張雲以名泐其者募化有年廟
宇神像胥拓大而更新之亦既遷煥可觀矣緣余廿載前
讀書登此其上走而句為文余曰崇祀邀神非儒者之道

胡文為道人跪而泣曰貧道八十餘巨暮若風燭然願得
公言垂不朽即物身無憾余嘉其志無以請言元帝所為
元帝以解世惑可乎按元帝經淨樂國王太子得元君授
道修行顯化白日登天此其說之妄皆後世好事者為之
不足深辨攷之易曰帝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
萬物之所歸也然則元帝者水帝也於方為北於行為水
水之色元服用黑故以為號水主歸藏亦主發散故披髮
跣足皆發散之意而所踏騰蛇神龜俱以水族點綴義可
繫觀且水內陽外陰左右男女侍立明其體陰而用陽也

世以周公桃花女附會之誕矣蓋天一生水實為至尊萬物得潤澤之氣以有歸而生意一出相見潔齊油然不窮非水則木疑於涸而不得滋火疑於燥而不得濟金疑於寒而不得說是故必水五行始相為用耳此水之所以為可尊也竊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之為智水發萬物智幹萬事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明聖之由於智也無智則仁流於熾愛義流於為我禮流於奢靡而為忠信之薄信流於膠執而為刻舟之固惟有智以灼其幾則仁義禮信各得其當而

萬事不歸於理者否矣觀天則知人觀人則知天盡人合
天余於是乎益信知此則知所為元帝而老氏家表而出
之或亦以其有功於民故也第世人惑於怪誕之說不知
察耳彼民之修廟固立功垂後一念所激發未可深責也
特為記之以告夫後之崇正學而尊正言者一政信焉

延四集

義昌元帝廟記

劉琬詩

通震隅四十里義昌驛迺新城三老昌大義處也。餘故
有元帝廟回祿燬於重光赤奮若之三月明年邑有侯遊

土氓錢際可孫文華等修之再越祀工竟是祀于侯已謝
若邑而今介侯受也邑驛丞管君以刺付際可徵記於余
余經生也亦惟素王之教是佩服奚以知元帝哉然徵之
圖誌矣元帝元武帝也乃淨樂王子妙善無上上道虛其
形實其神圓其化綿其息儒者取之曰元武北方神元龜
武蛇相虛危七宿名之圖誌者元門附會也此其意得
以元武神乎淨樂子人人何以神也故歸之星形者近是
不知神神耳試反入心中脉脉虛靈者果且非神乎哉既
已有神矣果且難於元武乎哉且亦識元武之字乎元

實也實也實見實想又實實入其精于天地營根之先是
人之澹性也武心克也克塵克根克識亦克克鍊其性於
水火能入之境是神之元陽也此元武之實即存神之名
神能吐種種相亦能化種種相能住種種相亦能脫種種
相幻化驚而必窮靈根殖而無老彼元武君者惟是巖毅
果銳以內克而恬漠沉冥以內冥冥則淵然內注本來靜
存克則緣染剝盡真體圓滿是時也去認來路果如因地
蓋不以形用而以神用豈葆心之神也而不為變化無息
之神哉故名元者從內冥也名武者從內克也阜燾緇旗

而龜者相乎元也披髮跣趾持劍而蛇者相乎武也此元武所以為元武也元武道之宰此元武所以為帝也第元武於何在即吾心是元武又於何廟即繕吾心是擇取真種洞見本相則磨勘吾心哉即元武之基址矣合神於淡歸情於性則凝承吾心哉即元武之棟宇矣見性無隔照滿世界則瑩清吾心哉即元武之牆戶矣由是心境葆完元神無漏則澹性涵哉元陽固哉即元武之尸象矣若第委土廟榱桷而禱之祀之不幾忘咳唾而索水江海乎即謂之未嘗廟也可任侯爵嵐州人諱載德介侯解州人

夢熊管君平渡州人諱得法而際可文華則邑之嗜善者也採訪金石

重修成湯廟碑記

劉光祚

余梓里曰洪陽洪陽之有湯廟也不知何所從建余嘗諦觀而周覽之洪陽南北兩山縱互北屹然如屏依岬崿岑嶂累累如貫珠南岡巒疊綿如虬龍之狀蜿蜒羸縮而來崛起橫踞而水由中行川原歛夷谿澮縈紉風氣實迴環于茲而井廬犬牙相錯煙樹相接晦明之間醞風吐雲可謂勝區曠垠得此霸宇以控坤維山川益以壯色則建者

疑有會心于此而取之祀典云廟故三楹木象尊嚴年深
風雨剝落家君閱其或廢也干焉出貲飭理仄隕者葺之
敝漏者葺之漫漶者丹青之且加之儀衛幾於可觀既而
又捐貲若干庀材鳩工偪前建獻殿三楹複宗累葉覆輒
重題規度於廟有加而虛豁洞 可以攬南山之蒼翠又
環之以燎而建門一楹有落有向庭以之爽廟以之邃而
峩然鎮茲地軸交映山川洵一十之觀美也哉夫愛而及
烏思而存棠君子誦湯之言論切之世猶游神干歲之上
庶幾旦暮遇之况觀其遺像儼然而任其棲之敝乎

局之隘乎是役也愛之思之之餘意也然使徒歲時伏臘
之薦俎香火拜祝之修虔則是役也僅傲淫祠以名而已
吾鄉其自今以後觀夫廟即思夫湯思夫禦災捍患可之
之湯即思夫制事制心可法之湯若湯吾君而禦之寔若
湯吾師而依之模新廟而以之日新踐廟而以之日躋夫
然後猶之門牆也而風愆于茲杜矣猶之殿宇也而建中
于茲會矣猶之尸象也而明命于茲凜矣豈不異淫祠以
實乎夫如是則斯廟之不可一日無也詎徒觀美也哉是
役也漸次營造其告成則萬曆三十四年二月也余記之

而併為吾鄉啟云舊志

王公方田碑記

趙完望

街衡往茲朝膚寸合夕膏廣需者疇與令便提賦墜海國
寡窮嗟俗康里愉者又疇與均賦便蓋徵庸輸畝所以為
國也度地衡田所以為民也田不均則賦不平賦不平則
巧得詐拙術得給衆暴得掩愚其弊也豪舉強扈登閭左
賦繁懣有司之吏朴策充庭楮逋疊跡骨立派亾較比無
終民困而國隨之矣此兩敗之道也尼父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心乎是哉澠之為縣回巖邑也仰貢國家者二百年

未嘗有憲額其初未始不平一而後稍勞濫也川谷編
日摧歲噬則病在損屯參井間鉤曲相連則病在侵接陌
偶阡錢神捉把則病在影析穀數米單畝兩征則病在偏
托名芟荒掩會為藉則病在匿希直速市地售租還則病
在遺六病起而澠之為澠非其故矣萬歷丙申之歲月在
夷則新城王君主澠為政酌樂胥布允鑠凡四越月返望
邇親務修墜舉乃召父老而咨之父老曰其田因厥賦寡
等王君曰吁髮久不櫛則亂衣久不滌則垢澠之田得無
類是更絃易執責在我矣於是起而方之田則三品第其

等也司列總分專其責也紫主隣人互相叅伍防其奸也
主計掌記夥願書單昭其公也諸簿在堂給人以示無
漏也以所度規所供提絜更比辨核詳也開自首之門網
欲寬也定互訐之令志窮詐也然後步輦郊原差績次膏
間采時量以一揆百斤斤乎其悉爝也始於丙申之陽月
越明年丁酉五月告竣故田五千四百六十五頃三十五
畝零今得水上下並堪種荒地共八千六百九十三頃
二十一畝一分零故稅除每畝徵糧外賠糧五千三百九
石七斗二升零今稅水地每畝九升上地每畝四升七合

五勺中地每畝二升八合下地每畝一升二合堪種荒地
每畝六合二勺八抄視昔減三之一一時繡錯鱗比野無
不稅之田溝塍刻鏤家鮮負空之租豪舉剪羽毛貧瘠祛
瘡痂原歌悲謳忻忻嚮至治矣當是時也上以垂福為期
下以永庇為冀廼王君以伯氏監司河北故功令得別除
青蓋北徂諸博士弟子暨毗黎庶者恐恐然以日後為懼
也請勒諸石用垂不朽王君曰可因禿狀不佞為記予嘗
頽仰令昔得失之林一命之士有存心濟物者矣未有能
奏永賴之利也者藉有能奏永賴之利也者未有俄頃而

能成焉者也王君以五月之功貽百年之澤勳格青雲運疾駭颺畫後虞前代石柱規可謂苦心乎民隱矣非有後之賢者相與繼而守之孰克終茲語曰蕭何為政較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是固命記者之意也良令慈牧識其意澠百世可矣若夫川谿對廓坳圯為災甍石迴瀾而成金湯之固適也桴俠橫河姦鹽滌水奮然起而戢之當也清其符節汰其委廩傳其蘇焉宜也廣明哲之祠賑懸鶉之士輯遊食之民正也凡此者功兼在昔躅足程人故足述也法得並書王君諱之都字爾章萬歷乙未進士都

吳也易曰含章時發所謂名實相副者哉

張孝烈祠碑記

閩政善述

夫朝廷有教化則天下有風俗今尤重節義哉無論忠臣
孝子即一婦人女子亦可以扶綱常而維人心於不死孟
子曰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正氣也惟此正氣能為
不死能為死故有以不死成其死者有以死成其不死者
有始乎不死卒乎死從容委曲於數年孝養之變而不可
以一死論者節義所關載在令甲定於久出於公故公論
不定罪在士大夫論定矣而不奉行德意罪不在士大夫

有司一旦振舉廢典而教化風俗未有不丕變者何也人心不死正氣之所以常存也我澠有孝烈左氏余所目擊其行事者敢紀其畧蓋氏為穉夫金之女生長曠落間無他見聞幽閒貞靜其天性也年十八適增廣生張邦才食貧三載無怨言亡何才早死又無子可為守氏豈不欲決一死以見志而不忍舅姑惻惻無依溝壑委之矢意永節女紅易粟奉舅姑惟謹左母欲嫁之議再四不能奪歷五年所而舅亡氏窘益甚志益堅又侍姑病三年如初姑亡棺衾粗備氏曰我無負我夫矣可以死矣衣毀不食者二

日跪繼於姑之儀床前於戲致命遂志氏之心行恭苦矣
余曾有挽歌云不惜青春二十七繫住綱常豈草草一時
士大夫各有題咏即行道之人靡不流涕嗟嘆則天理之
在人心不容泯也上官心嚴傳之詳已御史楊公廉其謹
至高數勸得實上之天子勅有司發帑銀三十兩建祠豎
坊以示表揚肯萬歷之三十年也凡數載於茲莫或舉之
識者徒為之長太息耳邑侯陳公甫下車首論節義得氏
詳悵然如失進閣學弟子員而語之曰令師帥一方風化
惟孝烈如左而俾與草木同朽腐則世道人心之謂何於

是拓基地一畝二分許立之石建祠於城中道北塑像祀
之豎勒旌坊於大門外題曰烈孝祠凡肆楹南北長十丈
濶二丈七尺價值公賣感出自奉金噫此蓋天不忍食孝
烈之報而故需之我侯者也竊謂斷耳截髮一醮不改昔
代有若人而孝烈如左人節義中之一奇也氏之奇不在
死而在不死男姑在則不死爰則死之其不死於夫也嘗
乃其善死於夫者也其死於夫也者乃其能不死乎夫也
也倘氏不有八年之不死何以能代夫而死其善死於夫
也

夕之祀亦

能從夫而完其烈孝哉

氣節婦人女子而學其死可以不負於夫學其不死可以
不負舅姑教化之所以流行風俗之所以不壞皆繫於此
若夫大丈夫有為臣不能死忠為子不能死孝泯泯焉其
出左氏下風者皆綱常之罪人矣侯新政種種輕重布之
如修學宮羣多士論文迪行不厭煩費而於孝烈尤兢兢
者此則一時之文章節義不大有與乎興之實惟侯矣余
方閉戶讀禮不能為文即為文亦不足為侯頌特有激於
時事之廢興人心之不死故次第左氏以告於天下後世
是為記採訪金石

重修解院禪寺記

李一原

寺官署之別名也以解院名寺何昔我聖祖神宗光啓土
字克崇佳址於清曠之地創建茲寺是齋是醮下薦臣忠
上資聖壽永維浮圖之規實翊皇王之化以密聯官解特
命名顯寺北向雉城連岡崇邱繞其後漫穀二水環其前
每至烟雨初霽嵐光波態洞極八虛觀者謂吾邑之顯氣
挹於斯焉歲月既逾文甍凋薨鞠為土梗佛氏子洪河痛
其摧圯刻志鼎新棟桷去其朽壤垣墉易以磚

碧繕營尺甃

塵儀衛森列殿廂門闕燦然具備沈邃博敬懋成歸續九

歷四寒暑而工始竣于是搢紳士民或滌氛禳
霞生于襟袖霜月參乎履舄泠泠然咸稱快也 而曰含章
炳烈氣完光燄億萬年誕真碩宣德彞慶集保定此寺宇
應時而啓之禎祥歟人曰佛之道在乎真實相 開方便門
寺之興廢何計哉夫竊林滅則法紀弛靈山崩則佛宗渙
寺之作將以括萬法開十乘使黎兆修其行以民政教也
苟徒曰寺而法即備焉是醢鷄而說大鵬亦妄矣僧乞予
書貞珉以識不朽子曰陰陽相軋火風相射乾 坤物象屬
之大空何以知朽不朽耶然心與法固歷千萬劫而著明

也遂記歲月云嘗嘉靖四十有五年冬蜡月採訪金石

重修大明寺記

毛士英

余漚治東四十里有村曰常村村東舍有寺曰大明寺之
建不知所始歲久宮殿傾頽像貌毀湮士君子觀游詣寺
者莫不慨歎無以為托咏之資也邑人范君銳等感苦
行釋人清名喜名著悅捐資財而共成之于候頽者拓其
規模于毀湮者大其修飾于是乎棟宇穹窿法像巍我殆
有以極一時之偉觀已士君子藏修于此者寧不為之一

慶矣乎噫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者也世之不為也

慶矣乎噫孔子之道如日中天者也世之不知者以爲異
者遂以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開其心
鑿之耶余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杞喜之行而迴其轍于孔
氏也然亦懼天下後世之人于名寺而莫究其所以重新
之意姑識始末以彰厥志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羽翼
乎釋也採訪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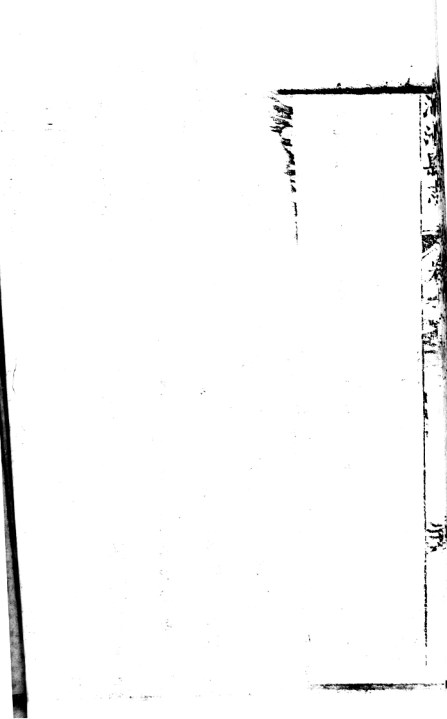
重修廣生祠記

王廷獻

嶠之東北舊有廣生聖母祠凡願多男者遠近皆禱焉函
關邵君與嶠西張氏諸君以其舊制秋臨改新而廣之屬
予爲記予以聖母於傳無所考惟古有郊禘蓋祭天子郊

而配以先謀于元鳥至天子率后妃嬪御親往祀以太牢
以其為夫婦之始生民之所由盛也是神也或者其即先
謀之類乎昔人祠而祀之以隆祈報非若他淫祠者比也
後人因釋氏輪迴之說倡為催生送生偷生散痘及一切
必不可憑必不可信者以驚駭愚婦愚婦惑于其說乃不
執婦德不率坤道惟神是依以求厥孕如其願者遂沿途
匍拜加綵飾金不如其願者慢而侮之怨而言之甚者并
其像而毀之凡此皆大惑不解者也豈初建祠之意頭若
是哉不知夫婦者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婦人之恩以幽閉

貞節為至若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慾之感無介乎儀
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妬忌消而和氣集和氣集而嘉
祥至多男之慶有無事謫瀆而百靈自保者諸君之為是
舉其亦使鄉里婦知執婦道以聖母為先型勿為末俗之
態斯善矣斯祠經始于崇禎戊辰二月成于己巳三月而
東西廊廡亦以次重新復于其右置藥聖祠蓋欲使廣生
之衆躋乎仁壽之意也仰君者君孝張君若問智從恩光
科於法皆得書因並著之採訪金石



藝文四記

常平預備倉合記

國朝張璟

粵自兩曷之不若也民生國用時際其難於是乎設預備
常平以佐天行由來舊矣其意始於周官其法精於管氏
其能變而通之以救時布世則有桑扈董公為一代之
度支而後世伐壙澗處西偏曉確曠史童山橫烈無平流
灌溉千石先諸邑而歛後諸邑而秋大有不過寸之
半中五之年歲豐歉羅網無從求取為服乏則

求所為通荒則奚交易故愛之重也。得幾何此類。當
視他邑不尤為急務哉。余承乏。如某敢忘拮据。一切舉修
咸諮紳士百姓之便。厥惟鉅政恭奉。

詔敕諸上。臺以遵檄行。重念乍起。瘡痍衝。經。而。而。而。
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過。屆。其。者。老。而。告。之。而。而。而。而。而。
邑何施而不貽爾裨。蓋。思。茲。預。備。以。備。凶。荒。常。平。而。而。而。而。而。
責藏於私。復藏於公。雖九年七年。優游鼓腹。矣。與。國。而。而。而。而。而。
出糗糧。凡木石。地。所。取。之。廢。址。荒。原。中。無。煩。爾。購。取。喜。送。

時乙未孟冬爰始。祖。仲。冬。而。竣。常。平。六。間。其。前。為。其。也。

址天堦其宇宏敞其樑柱壯直其甃砌堅緻或曰吾令
勞乎夫從前之治廩廨不過塗墍補葺紀奉行而已以若
所構迥邁從前云何余聞而愀然曰古君子為政審其時
度其勢必取久遠者以謀國是重民命也今漫時勢誠不
可與他邑齒入其村無十家之烟民可知也將其野荆榛
穢蔓土可知也土尚滿民未殖之後也或苟且塞責不旋
踵而朽蠹後之人將復議之不益滋煩苦耶蓋一勞永逸
樂成之道同爾不然余傳舍人也何庸敞敞焉戴星出入

日討庸匪而勞來之率先鼓舞必克底乃績而後息哉凡
余之慮灑與淹之諒余者意在斯手爰筆其畧以冀奉行
之與有同心焉

舊志

新遷學宮碑記

鄧琪榮

邇當中州西郵地隘且阻而鍾靈獨厚秦漢以下魁梧奇
特之士固多見於紀乘矣至敦謹醇厚粹然出於理學之
正者如曹月川張洗心兩先生為尤著是亦扶輿清淑之
氣蜿蜒磅礴有以致之也然邈人材所自出則學校為重

國朝定鼎守斯土者因陋就簡正殿雖建他構未遑春秋

神莫拜跪無所余下車日欲為新之有欲木連門
史習民安爰相地於內城之西易周相國之舊址具請
上成報曰可於是量金石土木之費捐金五百其時士民
耆老亦輸助百餘金鳩工庀材先給直若正殿若啟聖
宮若櫺星門戟門與東西兩廡暨鄉賢名宦以及明倫堂
尊經閣次第落成時余奉命入關分經取士閱兩月而歸
丹漆塗墍

廟貌葺新矣父老子弟雜遝趨拜謂數百年之業於斯慶
其有成也余聞教學之法上下相摩其率礪也深其濡潤

卷之二 三

也漸遷之又久則禮樂明而風俗美予也聞見短淺一行
作吏如負鹽車惟是學校之設教育人材不敢以自怠多
士當茲右文之日無事則說禮教詩處變則依節秉義俾
余異日間猶得逢人問故而知其道德之敏決仁敬之慈
恒某某為當世名卿某某為承家孝子邑博五典之職人
多三代之傑則章善於時協理例得並書者則儒學訓導
汪載道典史張正和鄉宦李執秀歲薦郭乾修楊翠亭
生王吉人韓山瞻督工義民則李勝任劉鴻薛天爵段光

學張三綱茹天啟馬鳴節潘國珍劉淳然楊溥李根應當

康熙八年月日記

修城碑記

鄧琪綮

澠水不波今幾何年矣嬰城相對蕩若漣烟前乎此而官
守者相繼葺理輒隨升隨圯未有底績余公餘之暇盱衡
四顧急思整葺若而閭閻之竊恐捐瘠未甦酒漿難挹也
已又愀然長念以為不一勞不永佚不暫費不久寧惟此
縈帶自畫雉堞未修何獨非有司責乎乃請於當事詢於
士若民師言僉同矣上下相募量地鳩材汲汲經營不愆
於素視前之葺理稍加焉蓋於向之隨升隨圯者及今幸

可無慮以視當時之言言屹屹綿亘八里曾不十二也撫
時及事烏可不為之表誌哉夫事之有所創者成之維艱
用之有所費者論之匪易金湯之望可觀而無米不能為
炊飛輓之裕如流而盜鈴幾同掩耳上之有任事任勞之
苦下之有慕愁慕怨之虞澤督邑黔多不可槩夙夜匪懈
幸克有成而食不由於頭會貨不出於口率推其陳以為
新踵其險以為易君子謂是舉也可以永寧可以久佚是
之謂有司之政是之謂奉上之令是之謂宜於今實於古

於是鐫之靈陶以表誌云康熙戊申孟春某日

蔣志

新建八蜡祠碑記

鄧瑛篆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伊耆氏始
爲蜡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其祀有八先嗇也司
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禮與藉田相
終始當春作方興之始藉田以紀乎先農及百穀告成之
後大蜡以報乎先嗇魏晉以降皆有其禮澠邑之祠其未
久矣舊圖祠在絲東新圖則在西門之南隅至求其所爲
祠者不可得也每遇時祭芟草覆苫大禮既行徑同樊桐
司民社者可以秩祀而漫寘之懸于於巳酉之冬始擇東

北隅而躬建焉基即舊學之尊經閣也學為邑紳楊君翼國之故業衆議興學遂用其地今學遷而址虛矣於以營之誰曰不宜在易說卦有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然則今於東北隅而建祠也其亦天地自然之位矣舊志

重修學宮碑記

梁易簡

乾隆九年四月子奉

特旨調補灑池六月抵任恭謁

文廟瞻仰

聖殿規模完備獨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以及明倫堂
處不無剝落有待修葺子蒞學講書即商於學博張君因
悉學博任澠十載從前節次捐俸畧加葺補以存體制隨
謀諸紳士踴躍捐資壹百肆拾餘兩並予割其養廉之入
鳩工集事祀者補之廢者修之更於櫺星門內左隙增建
更衣亭一座以為祭祀整肅儀容之所查學宮舊建新城
西門外寇燬僅餘大殿五楹

國朝順治三年藩令移建治東南隅因地勢湫隘十五年
張令移建治東北隅未竣厥工康熙七年鄧令改建於縣

西凡學制所有均無缺畧今者修補增建潤色可觀始于乙丑季春越三月而事竣亦數十年來文教幸興之機也夫涇池一學重以

聖代德化覃敷人文蔚起理學昌明在昔固炳炳烺烺矣今之士子飫五經以驅百家擷春華而採秋實視昔若將有待者此何以故予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畷在民間譬則草木生于原野殊形異種叢生散處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

而不棄捐于人諸士子生民暖之家選入庠序為弟子
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
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為向陽
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
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于禁禦其為臺萊為柵椅為新甫
栢為徠松為衛武公之葦竹為召伯之甘棠為周王之
棫樸使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人之教王者之化秉景運
而兼行之者渙池之士薰陶涵育卓然為中州之傑學宮
之光也顧不偉歟是為記時乙丑七月十五日

舊志

張抱初洗心祠記

王箴輿

昔曹月川先生崛起洹水以斯道為己任倡學於永宣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宗之而濂溪關閩之道復明距二百餘載而先生繼起以學之不講為憂乃會甘棠會芝泉及洛城韶陽晉豫關隴之士雲擁雨集而伊洛舜水之學並著其會講書院在洹邑者遭明季寇氛之餘僅存遺址箴輿蒞茲土乃敬擴三楹以祀先生先生自號洗心居士因即以洗心名其祠且繹先生洗心之義曰人心之初本然至誠至靜至正至明與天地聖智之心原無間隔第為物欲

習染憧憧往來以致漸習泮城而達夫一與本心之學
於禽獸若也學者苟能洗滌此心以復其初則仍與天地
聖賢之心相合而後見於處事接物發於文章功業自有

不同乎人矣周子主誠程子主靜朱子主敬中庸曰慎獨
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其皆洗心之妙義也固知先生之學
乃深得力於洗心者即月川先生正維道脉而克欲澄源
之功亦豈外於洗心之義也哉因著其說以勉吾渙邑之
士俾儒生五世孫張鳳翽奉祀厥後世守者當思祖德相
繼修葺常使堂階整肅即可謂之賢子孫矣

採訪金石

中山寺記

朱作摛

予陳人也吏隱茲土覽其山川景物每樂與隱君子作林泉遊因訪渙之南嶺古質泉有高僧諱性慈字中也偕童冠往造其地得晤中公相見甚歡笑語移日不言世事不品人物但畧道其素跡曰吾始叅叩先師憨休老人于西安之興善寺金剛華嚴頗有會心既而開法雲門繼席風穴卒遷此峯弟子之從遊者若脫影天澤等皆授以釋氏秘旨蓋將于此了業云爾境中公其果異吾道乎哉抑有

新託不逃乎哉聞之梁有志公宋有佛印中公豈其流亞

也哉吾且循山視之山形似口乎冥一身其色清其味甘
水聲涓涓不舍晝夜泉以寶名良有以也泉左有殿廟貌
魏我公之諷誦處也泉右有厨室小而幽公之薄滋味處
也復極目四眺山之崖水之溜千年老樹聳出雲表者則
公之乘風快志談經說法所也遵是而南有小蹊焉盤曲
上之分林木越叢竹入石門門有洞口深之有石床床前
有窓窓有靜几置書數部展閱之則公之拈誦語錄及手
著詩也賦也古風也無非靜裡消息二昧微言吟咏再四
若引我于七級上也更由此而深洞復有洞切視之閉目

合掌有形無聲皆石羅漢也公笑曰此寵辱不驚輩也吾與若伴有年矣噫吾知公矣其有所託而逃者也豈果異吾道乎哉詩有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吾於公有取焉獨是山形似中何為至今不名也豈公必待山而傳山必待公而名歟中公也中山也其並傳不朽也耶嗟嗟公隱于禪于隱于吏禪不惹塵吏受人辱特援筆誌之以俟後之遊斯地者

採詞金石

重建奎樓記

班平敬緒

滙水東南層巒疊翠小東山之陽奎樓建焉奎二號武庫司

文教宋顯從中五星聚奎周程理學之傳彪炳古今又
文志斗魁所戴者六星曰文昌而圖書之府掌於東壁
後世於學之東南從形家言咸置樓以奉奎宿俾多士得
瞻奎壁光辛未秋抄余磨

簡命來澗澗洛勝地也古流寓遊宦於斯者隋有文中宋
有穎濱二子風徽猶令人於山高水長之際穆然遐想至
生其地而名標青史者月川抱初前輩並以理學聞迄今
日而人文頽敝矣諸生晉謁率以風脈不振為辭夫邑有
奎樓固風脈所關也余暇日偕師弟子遊於小東山之麓

重岡複道紆迴盤折而來灑水一泓環抱如帶陟峻嶺臨
清流東眺郁山西望熊耳俯瞰川原阡陌繡錯城中烟火
鬱鬱靄靄掩映目前巋然擅一方之勝第荒址委頓於窮
塵遺瓦空淪諸弱草顧瞻廟貌法像無存太息者久之爰
捐俸為倡始諸生中好義者復不憚跋涉而廣為募但時
值仲冬難於營造先肖像迎神俾得所主越明年壬申春
初募工鳩役伐石庀材時更雨月落成向之蒼烟白露者
今則高甍巨桶過者改觀矣是知天下事廢興自有時耳
顧或有其時而力不足鮮有摩澤發護之患徒付諸蒼煙

之嘒嘆而此聲也余念方肇而不應後志未半載而燬
然聿新抑何會逢其適歟或曰建閣祀神此其文也士不
克自振拔即日對壑宿而拜禱之矣裨焉雖然天苞地符
而人物以生試觀陰陽風雨和會之區物華人瑞迭塵其
秀固未有人傑而地不靈亦未有地靈而人不傑者况春
秋緯文亦儒家者流所不廢倘風脈既振而多士復朝漸
夕摩砥礪以應其奇則擷春華而挹秋寔必有理學才人
迷紹王蘇近魏曹張炳炳烺烺以應

國家之景運聯奎壁之光輝者如第區區拾青紫綿甲第

豈多士之所以自待抑豈余之所以期待于多士者哉至
於經久不廢歷劫常存所以維持保護者正不能無望於
後之君子云是為記採訪金石

修建文昌祠記

常廷旌

文昌者天之六府也居北斗魁前其星有六曰上將曰次
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說者以為主上天文衡
故祀文昌者多建於學宮之旁涇邑自明季兵燹以來祠
經屢遷基毀無存近就東城門樓建閣崇祀據塔與家言
為與奎星樓相映為有合於北斗掛奎壁之意但奎樓在東

南而闕寔西鹵相背而不相向且基址迫隘下臨孔道每
遷祭祀陞降奠獻罔克盡禮殊未足以妥神明而隆祀事
歲壬申邑大夫鞏公率諸紳士重建奎星樓將以次建祠
祀文昌旋調任去癸酉夏余以

鞏思揀選司澠鐸邑大夫蔣公與余商茲舉而囑余董其
事會因公事期迫未遑也甲戌余獲雋禮部以候選知縣
回原任時又適有伊犁之役差務傍午日無暇刻而蔣公
復奉委署永篆明年乙亥春始回澠乃共相地於明倫堂
之左捐清俸為紳士倡命鳩工而舉事焉祠兩楹戶南向

稍東與登樓遙對諸從朴堅不尚華飾共糜銀若干兩越
兩月而工告竣從茲展祀有所式禮莫愆庶幾可邀神貺
於無窮渾人士入茲祠者將益肅然起敬共仰體夫邑大
夫所以建祠妥神之意互相奮勵以肆力於學問之途俾
文風丕振文運益昌則斯祠之建其將大有造於澠之學
者而因以成邑大夫作育人才振興文教之盛心豈曰小
補之哉至若司桂籍掌蘭譜陰騰報應祿位予奪之說與
夫寔以梓潼張君以為寔司文柄將使天下為士者日葵
定柳根之不逞吾恐士習不端文且日下而又何能昌之

六然此固道家者言吾儒所弗道聊附識於此以告邑人
士幸勿為所惑云是為記採訪金石

重修五行殿並創建拜殿記

李印綬

玉帝殿西屋三楹羣呼曰子孫殿夫神而以子孫呼之褻
孰甚焉今攷其原委更其名曰五行殿五行即五祀也敬
五祀亦崇功報本之義然則非他淫祀可比其建廟立像
以祀也固宜考居中一位土也土居四方之中其位應爾
塑以女像何土屬坤八卦稱母故洛邑城北后土廟以女
像傳焉左一位火神也他處皆男像茲以女像何火外陽

而內陰從其內也且六子之中離為中女故亦從女然則木亦以女像何也以震一陽居下二陰居上從兩而上也且金水之為陰昭昭矣羣女之中叅以一男殊為不類故皆從女此五行殿之所由名也舊殿規模甚狹且風雨剝毀殆盡乃移數丈於茲並建拜殿三楹庶後之觀者咸知五行之為尊云採高金石

重修三清殿碑記

李印綬

此昔時之遇仙觀也前有峻嶺後倚韶山左右二水交流簷前老槐古柏衆綠參差仙容騷人多寓目云獨是廟曰

三清若不究其由來殊信信疑疑而未可據也蓋三清者
即三才之別名耳謂之清者乃道家清淨無為之說也一
曰元始天尊夫未有人物之先渾然一太極而已自左而
動一陽生天元始者天之謂也一曰靈寶天尊土膏方動
萬寶生焉故秋曰萬寶告成是成萬寶者莫靈於地其名
靈寶者非地而何一曰道德天尊必實其名為老子者以
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也蓋五常之德具於性始五倫之
道本於人身若道非人無所附麗人非道徒具血肉道德
者非人之所以為人乎統而論之不外乎天地人故曰三

清即三才之別名也。因援筆而為之記。採訪金石

前書室記

白甫作

盧秉純 御史

予本情癡夙懷妙悟桃花浪裏忽棹一葉扁舟芳草天涯
徧結四方勝友但語寒山之片石誰證鐵笛於三生偶披
青衫閒臨白甫實由女子得接黨君氣吹噓而成蘭情冲
淡則如菊安仁年少亭亭擲菓之姿和靖家遙隱隱種梅
之屋既垂馬帳乃下舒帷伊水春風夷然物表苔痕草色
半爾雲居豈以錦幃羊羔遜學士之况味直將清談麈尾

為丞相之鳳濟子也立深雪於何年拜下風者此日環顧

溪聲山影識有伯牙之琴飽領鳥語花香欲贈少陵之句
十年晤面相結遙情千里關山聊誌盛遇

後書室記

鐘堂往矣誰繼音徽鹿洞佳哉徒切宗仰不意寄閒身於
物外竟爾得佳士於天中姓燦榜花宅鄰砥柱二陵風雨
奔鬱筆陣之雄九曲波濤直滾詞源而下捉將官裏去行
逐魏野前踪咬得菜根香偶移周黨隱處乃垂絳幃並布
青氈談理則躡月窟而摘天根論文則蠅黃墳而破鬼胆
坐一個月而茂叔神矣立三尺雪而游楊宜哉故余謂借

南國之棠植東山之杏昔誠心折乎道範非阿好於同人
也嗟哉綠樹青山試揭孤蓬之曉風輕雲淡如過前川之
春更為勉彼先生率其子弟十年面壁豈讓熊嶺頭陀一
鼓登天引作龍門仙客則尤區區之望實切旦旦之誠者
矣敢綴卮言敬銘斗室採訪金石

水鶴祠碑記

盧明楷

河南
學院

水鶴何祠渾人為其縣尹周麟如之母節母彭太孺人建
也祠之義取諸余鄉楊宮保贈額余奉

命視學中州以甲申冬按周南召南兩郡屬道出泥池

人士候郵亭謁且告曰我曹德周侯而推本其大慈母以
有此祠願上之輜軒得一言以壽之石余謂郡邑不得使
所部民立生祠今爾曹以為推本母德將母巧於避例以
意授者實諛耶使者不與聞澠人士復長跽請曰周侯報
最去京師且移官他郡矣我曹何所授而諛亦奚庸且如
一尹司一方民命匪以虐我其常而撫我其異則侯雖百
善無足異即異亦不必祠獨我侯有母獲報貞鞠令子與
訓以拯凋瘵猶憶辛巳之秋河洛澇決所在告禘吾澠北
枕層巒灤澗滙瀉蕩折我田廬而揚橋一潰榘埽交築達

以徵之山榛隴草窮簷劇役奔命不遑繼以移粟之命漚
水陸數百里輓輸萬五千石附賑河北之原武修武兩邑
前尹乞弗獲免乃勉輸及三之一而民以大困典鬻及於
妻孥流移問諸溝壑於斯時也前尹去國侯至需要萬石
羽書馳調侯瀝情抗書凡三上三下可戎曹相與言寧竭
力至死毋使我侯拂上官心會大孺人孳養寓維揚侯遣
騎迎養太孺人詢得實急麾使返口使爾民不得食且弗
保有室家兒獨私爾室家耶吾能忍所聞不忍所見也任
聞命大慟曰吾不得子吾民因遂不得母吾母奚以官

八閩三晝夜揭千餘言盡澠民流亡狀馳奏
一貢謂河北災黎待哺甚敢以喋喋誤耶侯悚息進口
氏旦夕死矣違他顧如澠有吏立視其民而不能救且誤
濟災也請罪吏語未既輒咽不成聲當事察其誠且覺其
懷中隆起將返印綬去也乃霽顏遣侯命翌日傳語云災
邑之需已別籌漕粟濟之澠粟可盡弛也侯歸語我曹省
粟萬計省舟車費亦將萬計焉繼此羽林西戍澠為次舍
之衝供帳脂車向之取給於民戶斂市科胥役所至民如
沸羹侯乃力馳詣需一切營以俸錢而民莫之與于是賈

通于市農恬于野侯復循行慰勉使避得鬻婦者杖而還之室家復完流亡悉返逾年乃再使淮南告太孺人遂導輿以至至之日我曹集城鄉男婦千萬指携卮夾道太孺人褰幃訊狀其宥有諭繼此以往戍師再三至民皆若罔聞歲且比稔而太孺人坐衙齋日惓惓課我侯制行賜則暎雨火則反風刑弗中則輟食蓋有我曹所未能悉憶述者侯嘗自謂中人資赴善有弗及非太孺人之晨夕箴誡不至此我曹之所身受心術未嘗一日釋諸念也今行年八十神明弗衰我曹欲謀祝嘏祠以長生匪今之私亦猶

村古之遺蹟以請領之水運以年枚試游縣錄
尹楊吉受命為余言曰歲之臘八日淇士民商賈羣集城
隍祠陳金飯僧道為其舊尹之母周太孺人祝八壽踏歌
三日雅有餘歡蓋周尹去淇八年矣淇人之不忘母德如
是嗚乎古有賢母課其子為循吏而民德其吏者卒不聞
及其母今周尹之秉母教以子其民其民之德其母有同
然者又不必及其吏而吏更藉母德以勸於其民斯民
道之遺於是乎在夫授之以所弗愜即子之以所弗安
深歷之事往時移而欲以羣耳異目為受愚之池卒亦返

是以自愚然則事以習聞而委真輸誠以效為祠祝匪直
科律之所弗及禁抑亦續諸中壘猶將增大乙之光而余
言之尚有所未盡也用書此以報渾人士且以志是風之
近古云 孫訪金石

繼志橋記

席椿

夫惠樹蔭者不忘其本飲醴泉者必思其源茲橋雖于所
建寔遵先大夫之志以成之記曰善則歸親又曰將為善
思貽父母令名必善其始不肖曷敢不迺厥由來使先人
之盛德湮沒不傳哉昔予待罪玉山蒙撫軍保薦方面先

大夫聞之喜形於色語親友曰若兒守郡下馬筵橋工當
獨任之此乾隆丁丑年事也迨卒知仰荷

聖恩量移紹興郡越三載接兒輩家書云下馬筵橋鄉曲
中往往以王父昔日慨然獨任為詞第未卜力能勝任否
予覽之憬然曰此先人志也語云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以
予京德菲材傲倖至二千石安知非先大夫善念所感雖
亦綿費重奚辭焉爰捐俸二千金有奇命長子世豐從子
尊德成文輩董其役計丁酉鳩工己亥蕪事雖不敢謂與
古之吹簫采虹相輝映而易坎窞為坦途於往來行人不

無小補因遯厥由來名曰繼志非敢謂善則歸親也亦非
敢謂貽父母令名也夫亦不忘其本必思其源云爾是為
記 孫訪金石

五鳳山祈雨遊記

劉岱雲

為甲子大旱蝗六月朔三日隨衆禱雨於五鳳山之廟夜
半起行銀河皎皎歷數村落寂無人聲及券門始雞鳴依
藉有晨光券門者入山之咽喉也時行已二十里許矣前
行里許為雪白山宮堯遠迤自北而南水山中行又行
里日光始透同人誦山高日出遲之句蓋實境也復於

天木殿碾盤村樹草暢茂木來雲一酒歌耘唱別有天地
南環盤西北石磴相連旋折而前至顯龍橋俗傳有龍蟠
橋上故名橋下溝深丈許北上為斷峽有五潭相聯絡大
小不等葛蔓樹虬相與覆蔽之潭傍野花笑日游魚沫波
所謂五龍潭也祈雨者於此先焚香焉西行數百步下折
及山麓有水西來踏石而渡折而上西南山路益峻險樹
石奇密十步九折微憩石苔花茵上迴視居人茅簷隱隱
如畫圖中起行復折而西北戈壁而水東注南懸岩而山
西拱下行數十步仄徑忽拓廟宇巍然蓋山勢迴抱竹樹

叢鬱屏蔽是以遠不能見也入朝少憩蕭衣冠道人前引
同衆詣殿拜禱畢衆探竒四出予亦緩步周眺神凡前有
井或云下通龍窟而山石塞之矣臨窺寒氣凜凜逼人朝
前當危峯如伏虎棲鳳紫葭青蘿迤鳳翹翔真竒境也後
即龍潭大數畝深亘則懸崖羅列竒花珍卉虬葛鱗樹種
種不一斜者正者一本連絡數株不解者二樹交結一處
忽分者落花紛紛如墮五色雲者結子累累如貫一串珠
者前托後負左牽右引者身挿峭壁根挂危崖勢橫凌空
者萬態爭妍掩映水中水深黑不可窺視時有雲氣虛

隱現間疑有怪物潛匿鼓動昔人謂深山大澤寔產龍蛇
真不我欺也哉潭西北為曬龍石石上有水紋鱗鱗起約
半畝許石西南為龍流濠濠石一塊若盤之者濠長數丈
濶五六尺水深不見底勢迅疾下注龍潭經石箕其聲澎
湃真瀑布之奔流者焉北行山半為三清殿曲徑修竹無
他樹木再折西北而上為神堯觀至則竹樹紫繞異禽飛
鳴樹梢竹枝間日已亭午循舊道歸憩廟西樹陰石几上
枕石視天如盃盃水聲泠然既而白雲一縷從西來隨
風變幻忽濃黑如墨如有雨狀殘碑斷碣未及致索匆匆

隨衆歸益生吾餘思矣

增置韶山書院膏火記

席元榜

書院中凡薪米之需師生之貲是曰膏火則即宜有成數
國家右文養士直省書院歲

賜帑以給而因各定其數若直隸之蓮池江蘓之鍾山江
西之豫章湖北之江漢福建之鰲峰山東之濼源山西之
晉陽河南之大梁陝西之關中甘肅之蘭山四川之錦江
雲南之五峯貴州之貴山計書院十三各千兩外此廣東
曰端溪曰粵秀計書院二亦各一千湖南曰嶽麓曰城南

廣西曰秀峰曰宣城計書院四各共二千浙江曰敷文計書院一又倍之合二千凡書院二十

賜田皆有成數其奉天曰瀋陽則於學田租撥給府州及縣曰義學則於存公銀內撥給至大鄉巨堡曰社學惟有司隨地量給皆著為令凡此雖無成數而要皆可通酌其數蓋謀畫之詳且盡者如此今天下薄海遵

訓禮賢育材固皆苑養麟麇林育鸞鳳矣然省會府郡率以為常而縣治鄉堡向在有司量給者或因循玩悞而未

能舉不則或阻格事勢而未暇舉澠池地隘民瘠又公差

絡繹守土者倉卒倥偬諸多未遑故此事遂廢明府甘應
谷往多善政來此之明年即興是舉而并核定其數捐金
三百就鹽典商子母之歲取六十作師長禮四十薪米禮
二十其生徒等食用別解金以立常例生員內正課六人
月各給米三斗錢三百附課米與錢減半外正課六人月
不給米各給錢三百附課錢減半童生內正課六人月給
米三斗錢三百附課米與錢減半外正課六人月不給
錢三百附課錢減半諸凡額數俱於每月月終請領有
課者照數折扣課之目生員一等前三人冬賞錢二百

生前三人各賞錢一百生童舉以每日給煤四十觔
院女役一人每日捐米人合又陸續增置地畝連地
四頃有零歲取租人為經人計余是歲主講茲地歷歷記
此以見公之克襄

臣與且俾繼業者胸有成數類者畫一也使由是而更增
大之則今之日薪米之需若干師生之費若干後之日薪
米之需師生之費或倍若干獨蕭也規畫也隨矣

重建文公祠記

沈守純

孟春之初備員南村先期晉謁邑侯甘應公明存

年文公治渾政蹟並以南村舊建有祠歷年久擁壤論今
留意焉及至南村拜謁各廟問所謂文公祠者任於城東
得其基址荒烟蔓草怒鳥傷之旁橫斷碣如護墓文始知
顛末蓋文公免山後陸路車徂士民感而營建者迄今八
十餘年矣夫南村之地背山西河河流如箭人不能漁山
多峭石陡辟耕者幾無駐足所左右十數村皆如是故其
民艱於衣食且距縣城百二十里每遇徭役輒逾期會文
公所以變通盡利而有此舉今村中父老有談及當年立
祠事者猶歌誦功德於無窮乃其碑尚存其祠欲廢猶未

之貧苦因循所致抑亦延斯土者不能倡民以善故也先生
大父叔園公陳臬中州時捐建鄭州東里書院凡先賢祠
宇傾圮莫不出貲以成之余承先侍御訓濼倒鳩屋二十
年未由置身通顯發為事業深懼有玷家聲而猶坐磨末
秩佐令布化其敢以賢宰遺迹付諸頽垣斷梗議為力不
足而慙置哉爰捐囊橐鳩工庀材重建正宇一大楹樹以
翠柏繚以周牆未五泮自而落成雖規制不及從前之宏
敞亦足以垂廟觀瞻而陳俎豆庶幾名以祠傳俾山後士民
登此祠者咸懷文公之政蹟且知茲宇之維新寔邑侯之

意即邑侯之政也。因勒石以記之。特嘉慶庚午六月初七

日

修開帝廟中庭記

甘揚馨

考朱子儀禮釋宮廟皆有堂有門堂下至門謂之庭。澠池
開帝廟堂與門皆燹然。傑搆而中庭舊圯。余捐俸錢八萬
修葺之。匪闕靡而已。都人士潔齊來者。始自外至。行趨
焉耳。至此且止。氣乃謹。以間而後肅。步以達於堂。成禮始
退。容漆漆焉耳。至此且止。氣乃舒。以間而後徐。步以出於
門。然則由門而入也。者敬。恒聚於斯。由堂而出也。者敬。恒

餘於斯斯庭也殆所以昭敬已乎夫昭敬者宜即可以思忠也蓋帝之事大人而知之矣

重修八蜡祠記

甘揚聲

蜡以祭四方百物其義載之戴記至象人而事之不知始自何時然郡邑立廟崇祀赫然稱靈其所由來久矣澠池舊有祠在城外西北嶺歲積日就敝肖像亦俱漫漶予丁郊四月蒞斯土仰瞻榱桷慨然興歎欲新之而有待也秋八月禾黍豐盈士民和樂少尹繆雲初同邑中紳士并父老八九人相與請曰邑八蜡之神禱必應顧其廟圯且僻

西城有官倉廢基可移建斯廟乎予曰可哉乃勸捐輸求
美材諏吉日興工構堂三間中祀八蜡堂西祀劉猛將軍
堂東祀元帝藥王周繚以垣高以俟計傍崇墉之仡仡與
嶽隍相後先具完具美神永有依矣夫廟為八蜡立曷為
同祀諸神蓋劉猛將軍職驅蝗蝻元帝威降魑魅藥王導
養性命皆所以生長斯民且曰舊祠聯祀故移像於此而
重修之然吾竊有進焉

聖天子命吏守斯土養斯民凡利吾民者宜興害吾民者

宜去苟欲興而不能欲去而不得則惟神是賴今吾民

獲承事於治教修明之日年穀無舊害人民無疾疢得與
諸父老子弟共休息也神明實嘉祐之今修斯廟也所以
答神庥且以廣

聖天子命吏之意以生養乎吾民吾民貧而好善於觀感
為易吾願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
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
而謹辟之毋惰于耕耘毋惑于邪蠱毋耽於酒色含哺鼓
腹稚壯羞寧祭於斯歌於斯以老子長豫於

聖世而無窮焉是則吾之所厚望也始于丁卯八月落成

于戊辰九月用木五百件石十丈瓦二萬磚三萬共用人工一千八百費金錢四百五十坦內東西寬六丈二尺南
北長八丈五尺坦外空地東寬一丈七尺西寬七尺南空
地南北長九尺東西寬八丈八尺因併記之於石

重建萬壽橋記

甘揚聲

由盤頭山順流而南合東西十數條之水而至頭峪溝勢
甚慄悍舊橋屢崩屢壞揆厥所由用水者易腐用石者或
因舊址而加砌焉故難經久也予以丁卯四月到官過而
怵惕且躊躇久之秋九月監生李一元陳其學等議用木

重修子曰木不如石修不如建為愈也衆僉以為然而
于費于因捐俸錢十萬並屬義民王言等募東九里紳民
及往來過客乃購美材擇善工絕水下石欵密鑊固叅起
拱合理緻無間梁高三丈六尺廣一丈九尺東西長十八
丈翼以扶闌如其橋之長而兩之南北址長十二丈費金
錢百二十餘萬始于丁卯九月落成于戊辰十月是時恭
逢

皇上萬壽因名之曰萬壽橋且以期堅實不壞歷萬年而
永固也其督工之人並書碑後考前修橋邑令有周韻亭

李膺特皆于江西人皆有政聲予德薄能淺竊幸附二君
之後云方生秉珪世與修橋之事亦可謂濟美矣是為記

修昭濟侯雷公廟記

甘揚聲

歲在丁卯靈雨既零余既紀事藉聞神庥僉曰懋矣茲廟
貌告蕪用復載筆肅陳盛烈公固尊封昭濟侯者也昔在
大唐茂嘉丕績爰錫鴻號聿崇廟祀夫豈謬列犧禮濫誇
脂蠶云爾哉先王之制功施斯民則祀揀災捍患則祀后
稷主稷后土主社以掌五穀以奠九州是用歲享其廣川

巨澤高嶽名山阜吐植物興雲降雨亦頌政府升煙薦馨

凡此數者咸彰祀典今侯雨潤千里澤洽百族既光前業
重昭來許其祀也固宜且夫侈土木者不可以示儉逞瑰
懸者不可以垂遠邃宇霞騫飛梁鳥翥匪妄則僭匪諛則
瀆乃者藻飾仙宮鋪張紫殿厚妥神棲冀邀幽鑒此皆余
有司報功之事亦固其所矧侯撫茲千餘年矣噫菌幾易
舜槿幾移使非盛德民曷常懷今也經始巨蹟詢謀僉同
問木孰攻杞梓是輦問金孰攻冶鳧是鑄問殖孰攻陶旋
是司甕甕輪輪嚴嚴翼翼閱茲五月衆工落成斯誰之力
羣曰有司有司曰民民且謹嘏歌舞曰神神哉神哉其經

我萬民也哉廟凡三重共九楹東西翼以龍宮遙祀諸神
從其舊也

修樂樓記

甘揚聲

樂之道與政相通惟情深者文明惟氣盛者化神豈徒羽
籥干戚箏笙簫管足以娛耳目悅心志云爾哉予宰澠歲
餘情未能欣於士民氣未能化乎胥役兢兢然不克勝任
是懼于歌舞之事蓋未遑焉署東有土地祠為衆役棲身
之地其前有樂樓所以敬神明傾圮者幾廿年役窮莫能
舉堪輿家言其地屬青龍又為巽方主邑中文明澠池鄉

試不中者亦廿年未嘗不因乎是且往來行觀瞻客所在
修之其不可緩也